

略论国际能源博弈与合作

郭如意

(厦门大学法学院 361005)

【摘要】能源国际政治系统处于无政府的状态,没有一个世界政府管理分配稀缺且分布不均衡的能源资源,特别是石油资源。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石油需求的日益增长,能源消费国家之间为了确保稀缺石油资源安全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消费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为能源安全提供了更好的长期出路。理解在无政府的世界中能源国际合作为什么发生和如何发生对于发展促进未来能源合作的战略至关重要。

【关键词】能源博弈;能源安全;国际合作

一、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合作观

从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结构现实主义精练了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偏好的假设,强调体系的限制在形成国家的偏好和行为特点中的影响。对相对获益的关注是由体系的约束所导致的,对每个国家来说,这种约束提高了利用相对获益来促进自己的优势而损害其他国家的机会。随着相互依赖的发展,对相对获益的关注可能增强,因为,开放性和国外影响的相应增加就加剧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并使国家遭受到来自竞争对手的战略操纵的威胁不断增加。总之,新现实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无政府状态下,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行为体之间无法准确把握彼此的意图或动机,因此,总是以一种最坏的动机来判定对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利益最大化,对这个国家来说,将总是以单边的战略来寻求自身的利益,而不管对方如何行为。而且,安全是国家的最终目标,为了获得安全,国家就需要合作中的相对获益而不仅仅是绝对获益,国家对相对获益的追求就必然使国家之间的合作难以实现。只要无政府状态不改变,不存在中央权威,那么,国际合作的前景必然就是非常悲观的。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合作观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包含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国家是主要的行为体,国家根据其对国家利益的认识采取行动,权力仍然是重要变量,世界政治结构是无政府的。但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从体系结构层次上否定新现实主义对国际合作的悲观看法。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虽然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的,但国家总是追求绝对获益,而并不关注其他国家的获益多少,这是由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客观环境所造成的。

在他们看来,经济相互依存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其中,国家对彼此开放,并且进行着大量的跨国界的经济交易。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在一般的活动中,国家需要经常作出调整以应对来自国外的事件的影响。在相互依存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政策选择的相互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对它们的互动产生战略方面的影响。如果政策影响是正面的,即,一个国家的利益最大化有利于另一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国家就很可能在促进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政策中进行合作。但是,政策影响在特殊的限制下可能有负面影响,即,一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对另一个国家的利益的最大化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果一个国家面临着来自外部的这种负面影响,那

么,在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事务上,国家就不会选择合作。

三、美国霸权领导下的能源消费国合作

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如果要减少无政府状态对国际合作的阻碍,那么,国际体系中就必须存在一种权威性的结构,例如,霸权。因为,霸权的存在就为国际合作的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所谓霸权国就是指这样一个国家,即,它在国际事务中有着不同一般的重要性,具体表现是,它能够协调其他国家的行动以实现一些共同得利的结果或在某个国家背离任何协议时协调对之进行制裁的战略。美国著名学者乔安妮·高瓦(Joanne Gow a)提出,霸权在国际政治中能够起到一种共同权威的作用,在这种作用下,可能的合作者进行合作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知道主导大国将阻止它们“剥削”,即背叛;而可能的背叛者由于受到主导大国可能制裁背叛行为预期威慑而不敢背叛。于是,霸权能够促进合作。

基欧汉在其《霸权之后》一书中提出,“在世界政治中,权力永远是重要的。任何试图对某一给定的程序和互动模式加以评价的功能性解释,必须根植于对政权的理解,尤其是行为者之间权力分配的理解。”霸主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它通过提供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可以强迫弱国接受其领导或进行合作。霸权国家为国际合作创造的条件有:行为标准;有关其他行为者可能的行为模式的信息;以及为各国遵守规则提供激励手段。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的绝对优势力量,确立了它在西方世界中的霸权地位。在能源领域具体表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不仅是世界上的最大产油国和消费国,而且其跨国石油公司主宰了国际石油工业。这些条件就使得美国在世界能源政治和经济格局中拥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 [1]【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p.147。第一章,“结构性原因与经济结果”,第172-216页。
- [2]【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第五章;【美】罗伯特·基欧汉著:《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任晓:《现实主义及其超越》,见沈一立、任晓主编:《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1-16页。
- [3]当然,国内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有着根本的不同,因而两者具有不相容与创造性的。苏长和:《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见任晓、沈一立主编:《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19页。
- [4]Emerson S. M. Niou and Peter C. Ordeshook, “Less Feeling, Tastes Great”, World Politics, Vol. 46, No. 2, January 1994, P. 224.
- [5]Joanne Gow a, “Anarchy, Egoism and Third Images: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0, No. 1.
- [6]【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第246页。
- [7]Edward L. Morse, “A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Oi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3, No. 1, Fall 1999, P. 8.